

江户写本《使琉球赠言》与康熙中期文坛*

吴留营

内容摘要:由于时空阻隔和沧桑世变,琉球文献史料的短缺成为制约该领域研究的瓶颈。清代中琉封贡体系下双方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频繁,彼此影响深且广远。究竟当时文人士大夫对此事的关注和认知情况如何?散见于诗文笔记中的琐言片语似不足以观全貌。近来笔者新见江户写本《使琉球赠言》一书,或可解答这一问题。该书所著录的康熙中期赠行册封琉球使诗文,作者多至180余人,涵盖广泛多元,既有冯溥等朝廷重臣,又不乏王弘撰等前朝遗民;既有当时诗坛宗主,又有于史无传的中下层文人。藉由该书,数百年前赠行册封使的史实,得以“还原”成鲜活生动的场景。京师、江南两处诗歌高地创作与交流的盛况,斯时朝野频繁互动的文学生态与宽松和谐的政治生态亦得呈现。

关键词:《使琉球赠言》 江户写本 汪楫 册封使

随着琉球汉文文献档案的陆续整理出版面世^①,东海这串“琉璃珍珠球”得以在学界重放异彩,一系列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而由于时空阻隔和沧桑巨变,琉球传世文献仍可谓“读书恨少”,进一步的钩稽抉隐,尚待时日且举步维艰。近来,笔者新见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江户写本《使琉球赠言》(以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中国与琉球交往诗歌文献整理研究”(20CZW02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清代中国与琉球诗歌交流研究”(2020M67095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汉诗史”(19ZDA295)阶段性成果。

①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2000年)、《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2002年)、《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三编》(2006年),鹭江出版社《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2012年)、《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第2辑)》(201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2013年),海洋出版社《琉球文献史料汇编》(2014年)等。

简称《赠言》)一书,此前未被学界披露。在此笔者不揣谫陋,钩沉相关史料,以其成书背景、体例内容等状,略作探考,藉以观照康熙中期文坛变局。

一、成书缘起与编排体例

(一)成书缘起追溯

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廷以翰林院检讨汪楫(字舟次,号悔斋)为正使、中书舍人林麟焟为副使,钦赐一品冠服,遣往册封琉球国王。此系明初与琉球建立、清初重构封贡关系以来,朝廷首次直接以翰林词臣为使节。是年八月,册封使团陛辞,自大学士李蔚、冯溥以下,赋诗赠别者多达数百篇,极一时之盛。至翌年七月自福州起航开洋,此间汪楫完成了出京南下、回乡探亲、赴闽候风等诸多事项。而在这一年有馀的时间段,同僚及亲友陆续赋诗题序,为册封使赠行。汪楫将之汇集成册,以备纪念。

该集何以有百篇之盛?其成书缘由,就客观而言,朝廷“特越常格,简用词臣”^①为册封使,是文人士大夫共有的荣光。如翰林院检讨严绳孙在《送汪悔斋同年奉使琉球》诗中言,“郑重诏九棘,屡集金门议。海国遣词臣,昭代未有例”^②,皇帝郑重其事,朝野上下广泛关注,推尊了翰林册封使的地位。翰林院侍读汤斌称:“汪君既受命,上书陈使事,皆所以昭圣德、重国体,优诏悉付所司。予方与汪君载笔史局,晨夕共事,今一旦乘传出都,宣布天子威德于海外万里之邦,公卿大夫相率饯焉,予何能无一言以赠?”^③汤氏曾与汪楫朝夕共事,自然是荣耀共沾,“何能无一言以赠”的语调也道出了文人群体的共同心声。

就主观而言,汪楫由词臣充使节,诏往琉球,肩负“化之以道德,率之以礼乐文章,诲其所不知,而匡其所不逮”^④之使命。故而以中方诗文之盛为己壮行,诚为所需。且送行诗文中颇多对汪楫本人德才仪容方面的推赏,留于家传亦是常人难有的宝藏。汪楫在出使前回乡为亲贺寿,亦以所受诗序为礼。沈珩赠序中即提及“君驰驿过里门,登堂拜亲,请以珩之言为寿,亲悦乎否也?”此外,汪楫有向友人征诗索赋之举。卷首陈廷敬序即已言之:“辇下

①毛际可:《安序堂文钞》卷八,毛际可著,程君点校:《毛际可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16页。

②见于《赠言》之赠诗卷,另见于严绳孙:《秋水集》卷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1页。

③见于《赠言》之赠序卷,另见于汤斌著,段自成等编校:《汤子遗书》卷三,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7页。

④毛际可:《送汪舟次使琉球序》,毛际可著,程君点校:《毛际可集》,第116页。

大夫士能为诗歌者竞赋诗以壮其行,汪君不以予不能文也,而属予为钱行之序。”另据毛际可《送汪舟次使琉球序》云,“汪君间出其《赠言》相示,则自大学士高阳李公以下,为诗文以壮其行多至数百余篇。呜呼,亦荣矣!复征言于余”,此谓汪楫回乡探亲时,以诸家所赠诗文示于毛氏,毛氏为之艳羨。毛氏所提及的《赠言》当为汪楫汇抄、整理的今《赠言》之原型,而汪楫向旁人炫示并复征言,足见其以之为重,因之为荣。王岱赠序中有“素交之友例得以言壮行色,施公愚山征言及岱”之句^①,可见当时汪楫亦曾托同僚征言于他人。

另者,汪楫出京前亦向康熙帝请颁御笔,上疏曰:“琉球国向化既久,夙称守礼之邦,似应沛恩颁赐,俾海外臣民群瞻睿藻,亦亘古未有之盛事也。”^②事下礼部议,礼部初以无此先例为由回绝,后再交三部合议,最终康熙帝题写“中山世土”四字,由册封使汪楫赍往琉球,悬于中山王府正殿。朝廷诏书虽为钦定,但非皇帝亲笔,汪楫为琉球请颁御笔的行为反映出其欲以“文字”传世的心态。此外,衔命出使前,汪楫为翰林院检讨,在明史馆修史。其以强烈的存史意识,将使事前后经历见闻纂成《使琉球杂录》《册封疏钞》《中山沿革志》等。而出使琉球一事必将载于青史,其间诗文亦足以补史。由上,《赠言》一书得以汇编流传。

该写本一册,封面题名“使琉球赠言”。钤印“昌平坂学问所”,为该校旧藏。首叶钤印二枚,分别为篆文朱印“日本政府图书”及“浅草文库”朱文长印。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版心上标“赠诗”“赠序”或“赠词”,下标页码。凡128叶。尾叶钤篆文朱印“文政丙戌”,为1826年。书中“泽”“读”“应”等写作“沢”“読”“応”,皆为日本汉字写法,非汪楫所记原状。综合推知,该书当为汪楫出使之际汇集成册,携至琉球,再辗转为日人抄得。明清时期涉琉文史著述多为日人关注,往往甫问世即购去或抄得,此集亦或如斯。

(二)编排体例概览

由本书编写体例来看,赠序为先,赠诗次之,接续补遗赠序,再补遗赠诗,然后是赠词,末尾又补遗诗文各一篇。看似杂乱的编排,实则体现编者

^①本段所引见于《赠言》之赠序卷,另分别收入毛际可著,程君点校:《毛际可集》,第115页;沈珩:《耿岩文选》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14页;陈廷敬著,王道成点校:《午亭文编》卷三六,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6页;王岱:《了庵文集》卷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1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30页。

^②汪楫:《册封疏钞》,《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册,第853页。

的分体意识。考虑到集中作品跨度近一年,其多次补遗正反映出当时边收边辑的动态过程。藉此推测,现存该书体例当为汪楫所辑原貌,江户写本临而精摩而已。

览诸是集,前后诗文有明显的时间跨度和地域差别,正与汪楫出京、归省、赴闽的历史轨迹相合。其赠序部分,以翰林学士、侍读、修撰、编修、检讨为序次,继之以馆阁僚佐、地方学官,末尾一位则是扬州故友,无官无品。不难发现,这一顺序的安排,既有官职高低的考虑,又反映其出京南下的行程推移。

占据全集较大篇幅的赠诗部分,其编排顺序,亦同此例。以殿阁大学士领衔,翰林学士次之,以翰林院侍读、修撰、编修、检讨接续,偶有跳错,大体不乱。随后是各部院正副官僚、司道吏员、史馆同仁。这一部分亦有为数不少的在京以及沿途布衣文人殿其卷后,体现出官阶降序和空间转移的两条编排线索。

其后的赠序、赠诗补遗卷,可推定为归乡省亲时所辑。其作者,或为家乡亲族,或为寓居扬州的故交。汪楫原籍休宁,寄籍扬州,两地均有不少赠诗。该卷赠诗以遗民吴嘉纪为首,吴氏为汪楫至交,其时已相识二十馀载,交往不辍。顺治间二人初遇时即“相见欢甚,各为诗,诗成呼酒共醉,酒尽而复为诗,如是者三日夜。留连低徊,不忍别去”^①。面对即将远涉重洋的故友,嘉纪连赋八首,吟出“素交犹在目,绿酒暂相偕。自愧星霜鬓,余生齷齪怀”^②,为友壮行且以自己身老不能随行为憾事。

在词曲卷中,收录有顾彩《寄水调歌头》、吴莲《归朝欢》和洪昇南北套曲。以词曲的体式赠行册封使,在前后代都较为少见。顾彩和洪昇皆为当时曲界名流,与文人雅士相交素善。洪昇寓居京师多年,且早慕汪楫诗名,许为天下第一^③。诗友临别之际,洪昇所赠套曲近六百字,唱出一曲惜别盼归的离歌。

二、《赠言》序文词曲探考

由于原本已佚,今所见《赠言》写本显得弥足珍贵,其所具有的文学、文献及文化价值可堪一书。《赠言》著录作者 180 余人,远远超过目前所出版的《琉球文献史料汇编·清代卷》(以下简称《汇编》)所作收集和统计(该书

①汪楫:《陋轩诗序》,吴嘉纪著,杨积庆笺校:《吴嘉纪诗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89页。

②吴嘉纪:《送汪梅斋使琉球》,诗句后有改动。凡引自江户写本的,不一一出注。

③章培恒:《洪昇年谱》引倪匡世《诗最》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83页。

收录题赠汪楫出使琉球的诗文作者仅 39 人),对相关文献的补遗工作大有裨益。兹将该集与《汇编》本及各家诗文别集、总集对校,重点将其未录者简列如下,略加探考,以飨读者。

(一)赠序

《赠言》所收赠序,骈散不拘,于《汇编》未存者 11 篇。其中,可另见于各家别集者有归允肃赠序(见《归宫詹集》)、沈珩赠序(见《耿岩文选》)、黄与坚赠序(见《愿学斋文集》)、毛奇龄赠序(见《西河全集》)、周灿赠序(见《桂山堂诗文选》)、王岩赠序(见《白田文集》)。

赠序中于别集无存者尤值得重视。其如施闰章(号愚山)赠序,《愚山先生年谱》“康熙二十一年”记“有《送汪检讨舟次册封琉球序》”^①;徐乾学(号健庵)赠序,有《憺园全集》存世;汪霏(字东川)赠序,编有《佩文韵府》,另有《东川日记》《西泠倡和诗》等,该赠序未见存;曹禾(号未庵,又号峨眉),今存《未庵初集》仅迄于康熙十五年,其后期作品未梓而年久多佚,该赠序可资补遗;张鸿烈(字毅文),有《淮南诗钞》存世,仅收康熙三十三年至三十八年诗,该赠序未录。

(二)词曲

集中录有词曲三题,在涉琉文学中较为罕见。其中,顾彩《寄水调歌头》有谓“斗酒题诗绝岛,万斛珠玑润笔,壮矣此东游”。彩字天石,无锡人,今有《往深斋诗集》传世,仅收五七言古体、近体诗。康熙时人侯晰《梁溪词选》辑顾氏《鹤边词》一卷,该词未收。《全清词》及其补编亦未录。江都诸生吴莲填《归朝欢》,有“羨归来,诗囊满载,重与沽尊酒”之句。莲字馥嘉,县志载其“以文章知名四方,负笈从游者甚众……有《爱日堂文集》《玉井诗词》若干卷”^②。诗文别集今未见存。

洪昇作南北套曲相赠。昇字昉思,除《长生殿》外,今存《啸月楼集》《稗畦集》及《稗畦续集》。所存词曲无几,多为辑佚而来,该套曲可补其阙:

[北新水令]锦帆直指大琉球,响天风、海涛飞斗。龙神争拥棹,海若竞迎舟。圣主垂旒,一路里百灵佑。

[南步步娇]太史家声乌衣旧。早擅黄山秀,才名冠九州。笔走鲸鱼,字缠蝌蚪。日月转湍流,思光海赋人传久。

[北折桂令]记年时下诏榜求。你个鲲化鹏飞,天网能收。镇日在丹凤楼前、金华殿里、玉笋班头,掷地声奇探二酉。挾天才,高步上瀛

①施念曾:《愚山先生年谱》卷四,乾隆十二年(1747)刊本。

②《[乾隆]江都县志》卷二三,《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66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299 页。

洲。恰值着穷海遐陬，仰化承流。端只为重鸡林传诵高名，特借你持龙节宣布皇猷。

[南江儿水]帝阙承殊宠，蛮方惬壮游，软垂垂玉带围腰瘦，光闪闪麟袍浑身绣，艳晶晶珠顶含光溜。饮罢三杯天酒，敕赐骅骝，御道一鞭驰骤。

[北雁儿落带得胜令]驾着这凌风万斛舟，冲过那涌月千重溜。说甚么泛海成连云，抵多少乘槎博望游。呀只见那鳌背戴员丘，蜃市结飞楼。树似沙边荠，帆如水上鸥。凝视莽滔滔波浪星河覆，回头浩范范乾坤日日游。

[南侥侥令]蓬莱何处有，弱水竟难求。经过了断苇荒榛梅花所，早则是石门山居上头。

[北收江南]呀又则见鸾箫鼙鼓拥华辀，银爪绣斧缀珠旒，霓裳羽盖引鸣驺，看车驰马骤。乱纷纷香烟人气遏云流。

[南园林好]启金函温纶最优，赐华缵皇恩最稠。唱道是藩臣稽首，荷天子万年庥，荷天子万年庥。

[北沽美酒带太平令]恰观涛八月秋，恰观涛八月秋，重阳节泛龙舟。有多少挈萑提筐蛮女游，卷轻绡覆首，衬乌云月媚花柔。看不尽虹桥上水明霞秀，松岭前石枯梅瘦，虎门边海鸣山吼，龙潭侧地崩天漏。你呵管甚么乡愁客愁，豪吟掉头。呀瞬息间海外诗题成千首。

[北清江引]趁东风早还莫逗留，南望频翘首。殊方风物奇，椰子蒸为酒，问先生，能载一尊归寄否？

此套曲将南曲和北曲交替运用而成南北合套，所用曲牌之宫调皆为双调。此类体式，在洪昇现存散曲中为仅见，更在历代赠行册封使的文学作品中为仅见。南北合套用于散曲创作虽自元代既已有之，于清前期却得繁荣。此套曲不惟有助于洪昇词曲研究，亦可窥知其时曲坛创作风气之一斑。

三、《赠言》录诗丛考

赠诗部分于《汇编》本未收者凡 139 人，最为可观。限于篇幅，本文择其要者加以考证。又为行文方便，略以身份、仕宦、籍贯分类，其相交叉者则不复述。

(一)在京领命与出京南下期间

大学士数名居首。其如李蔚，时为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兼户部尚书，有《心远堂集》，今存康熙刊本；冯溥，时为文华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有《佳山堂诗集》，冯氏为其时政坛显贵、文坛宗主，常招文人名士雅集万柳堂，

汪楫在京时奉和之诗多见集中^①；王熙，时为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有《王文靖公集》。三人赠行汪楫诗于各自别集有存。

居官翰林院、与汪楫同馆者赠诗者众。其中有沈荃，时为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今存《一砚斋集》，该赠诗未见载；王泽弘，时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有《鹤岭山人诗集》十六卷行于世，此赠诗未见于集中。

詹事府僚属赠诗者有陈论，时为左春坊左谕德。据《两浙輶轩录》载，陈论“自以与士禎官爵进退约略相同，而诗独逊之，命子孙无得付梓。然近体亦自清丽，较世之侈然自失者相去远矣”^②，知其诗清丽但无意流播。徐秉义，时为左春坊左中允，有《培林堂文集》抄本存世，仅存十二卷，未及诗歌。

另有励杜讷、田需、赵执信、马教思赠诗。杜讷（字近公），有《松乔堂集》抄本存世，该赠诗未收入；田需（字雨来），有《水东草堂诗》，赠诗未收录；赵执信（号秋谷），有《因园集》《怡山诗文集》，该赠诗未见于内；马教思（号严冲），金德嘉为之所作传记云其“诗赋古文十卷藏于家”^③，今存《严冲诗存》一卷刻于道光间，该赠诗未录其中。

部院官佐以诗相赠者亦夥。官居尚书者如吏部尚书黄机（字次辰），有《浥露堂诗文集》，今已无存；经筵讲官、户部尚书梁清标（字玉立），有《蕉林诗集》刻于康熙十七年，嗣后诗作未及载也；经筵讲官、礼部尚书吴正治（号赓庵），与汪楫同里，寄籍汉阳，未见诗文别集存世；宋德宜（字蓼天），时为经筵讲官、兵部尚书，未见其别集存世；魏象枢（号庸斋），时为刑部尚书，有《寒松堂全集》，《送汪舟次翰林册封琉球二首》于集有存；富鸿基（号云麓），时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其《瑟园诗草》今仅以抄本传世，赠诗以《送汪检讨使琉球》为题见存。值得一提的是，现存乾隆间富寿奴抄本该诗颈联各漏两字，据江户写本可补足。

成德即纳兰性德（字容若），时为一等侍卫，有《通志堂集》。其平生至交朱彝尊、梁佩兰、姜宸英、高士奇诸人皆有赠汪楫诗。成德赠诗于《通志堂集》无存，或如其自述，“生平诗文本不多，随手挥写，辄复散佚，不甚存录”^④，

①如《呈益都相国四首》《万柳堂修楔即席和益都师原倡二首》《万柳堂钱送益都师相即席奉和原韵二首》等。

②阮元、杨秉初辑，夏勇等整理：《两浙輶轩录》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84页。

③金德嘉：《桐城马先生传》，《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一七，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第333页。

④徐乾学：《通志堂集序》，纳兰性德撰，黄曙辉、印晓峰点校：《通志堂集》卷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该诗可资补阙。大理寺正卿张云翼(字又南),袭一等侯,有《式古堂集》,赠汪楫诗未见存。罗秉伦(字振彝),时为鸿胪寺少卿,惜著述今无传本。李基和(号梅崖),时为礼部仪制司郎中,有《梅崖诗集》,今不传。宋莘(字牧仲),时为刑部福建司郎中,自订有《西陂类稿》,其赠诗未见录。

在史馆纂史者有姜宸英(字西溟),有《姜先生全集》。其赠序已为《汇编》所录,赠诗五首题为《送汪检讨出使琉球》,于《姜先生全集》有存。值得一提的是,今存姜氏全集有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可足称善,《清代诗文集汇编》据以影印,然该版本诗有三字缺漏,镌刻时仅以口填之,今《浙江文丛》点校本亦阙,而江户写本则足补全。

(二)扬州省亲与江南勾留期间

汪楫出洋前南下省亲,乡梓亲友故交掀起第二轮赠诗高潮。诸如李圣芝(号衡霞),诗文集久佚,该赠诗可补其失。周在浚(字雪客),周亮工长子。有《梨庄集》《遗谷集》《秋水轩集》等,均未见存。魏宪(字惟度),有《枕江堂集》,诗集久佚,该赠诗未见收录;冒丹书(字青若),冒辟疆子,今存《枕烟亭诗辑》,为其族孙冒广生多方辑佚而来,该赠诗未收入;李珍(号待庵),有《可则轩近存诗稿》二卷,该赠诗未收。

前明遗民王弘撰(号太华山史),集内未录该赠诗。李沂(号艾山),有《鸾啸堂集》,其赠诗未收录。陆嘉淑(号冰修),所著有《射山诗钞》《辛斋遗稿》,该赠诗未见存。费密(字此度),流寓泰、扬二州,有《燕峰诗钞》,其赠诗见于集中。宗元鼎(字定九),有《新柳堂集》《芙蓉集》,该诗未见存。汤右曾(字西崖),有《怀清堂集》。右曾另有《题汪悔斋太常观海图》诗^①,言及汪楫册封琉球事,当为汪氏归国后作,而《赠言》所录赠诗于其别集未收。与汪楫同为原籍安徽休宁、流寓扬州的查士标(字二瞻,号梅壑散人),明季诸生,入清不仕,有《种书堂遗稿》,其《送汪舟次出使琉球》诗于《遗稿》可见。

江苏、安徽及各省诸多中下层文人赠诗者,今无别集传世,诗赖《赠言》得存。其如周而衍(字东会,晚号白云老人),学问淹贯,诗有宗派。《江苏诗征》引《盟鸥淑笔谈》云“白云以临池擅名,各选罕录其韵语”^②,其诗今存无几,该诗于别处无存。吴晋(字介兹),受业于周亮工。《诗观》二集谓其“所为诗清丽秀迥,与白门山水相映发,而品复高洁”^③。熊维熊(字伟男),《清诗纪事初编》载其有《绿雪轩诗草》一卷,今不传。王易(字羲文),赵执信言其“于诗耽好甚笃,穿穴唐贤,不屑屑时尚……新城王司寇见其文笔,欲罗而

①分别见右曾:《怀清堂集》卷一、卷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95册,第498、564页。

②王豫:《江苏诗征》卷八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467页。

③邓汉仪辑:《诗观》二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39册,第620页。

致之门下,君毅然拒之……朝夕吟诵,以终其身”^①。诗文今皆不传。

四、《赠言》所见的琉球认知与文坛生态

明朝册封琉球使出行,以诗相赠者代有其人,然尚未形成风气。康熙间三次册封琉球,汪楫之行的诗文赋赠规模空前,达到有明以来的顶峰。遍览《赠言》全帙,近两百位文人,尤其是数量可观的于史无传、无诗文别集流播的边缘文人之作赖此集幸传,而得重现文苑,对清代诗、词、曲“全集”的编纂及专集、别集的辑佚不无裨益。《赠言》亦较大可能地还原册封使节的赠行场景,再现了当时钱行册封使的阵容,反映中琉封贡体系下的文人视野。这一阵容,涵盖了王士禛、施闰章、朱彝尊、赵执信、洪昇等一流文人,汇聚了李蔚、冯溥、王熙等朝廷一品大员,又有潘耒、徐钊、尤侗等博学鸿儒及翰林文人群体,亦有两浙、江南地区数量可观的大小诗人,更有吴嘉纪、王弘撰、李沂等入清不仕的前明遗民。这一阵容多元且具广泛代表性,加之《赠言》诗文内容上对琉球政治、社会、地理等诸多领域的书写,足以打开我们对当时文人世界、文化风貌的想象空间。

(一) 遗民文人对王事的讴歌颂扬

汉族士人尤其是前明遗民的政治取向,在清初显得至关重要,这一群体是康熙帝关注并力图笼络的重点。前明兵部侍郎王之良子王弘撰,明亡后隐居不仕。康熙十七年清廷征召博学鸿儒,王氏为地方官吏所荐。先后数次上书告病请辞而不获准,不得已赴京应试,离乡前有诗曰“故心终不移,明誓鉴苍昊”以见其志^②。考场上则以“素志怀丘陇,不才愧稻粱”诗句应对^③,自然不被录用而如愿发回原籍。王氏虽拒绝事从新朝,但与王士禛、叶方霭等清廷重臣多有交往^④,与汪楫亦有同年应考之谊。汪楫出使,弘撰赠诗写道:“两阶干羽静,文德远人知。金简颁鸾殿,星轺出凤池。”全诗虽不直颂帝王功德,但对册封藩国一事仍不无褒扬。李沂“异域归诚久,中朝降礼优。大均无内外,往制有怀柔”,涂酉“锡命及遐陬,来庭龙眷优”等语,亦同此类。

①赵执信:《饴山文集》卷八,乾隆三十九年(1774)益都赵氏因园刻本。

②王弘撰:《北行日记》,王弘撰著,孙学功点校整理:《王弘撰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05页。

③陈僖:《送王山史归华阴序》,《燕山草堂集》卷二,《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17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34页。

④张立敏:《论博学鸿词科对明遗民的影响——以王弘撰为例》,《苏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59-165页。

(二)博学鸿儒一代学人集体发声

包括汪楫在内,己未词科新录翰林五十人,史谓“博学鸿儒”,其中34人为汪楫册封琉球赋赠诗文以壮行(未赠者,或已卒,或已辞归,或外派不在京)。己未词科前,清廷征召之人还有半推半就甚至以死力辞者,考场上毛奇龄甚至有“天倾于北,岂炼石之可补”等影射易代政治之语见诸试卷^①。经己未词科优抚授官,至汪楫出京时,毛氏在赠序中言“今天下车书一家,薄海来享,凡蛮邦远处,日出日入之所,德广所及,去俗效义。而皇帝圣文神武,柔远能近”云云,已全是词臣腔调。他如高士奇赠诗开篇即言“天子当展开明堂,献琛执贽述职方”,周清原“圣世务怀柔,骏烈被遐壤”,庞垲“我皇抚万邦,圣德光日月”皆如此类。

在赠诗卷中,己未词科出身的博学鸿儒诗作集中在一处,也反映出汪楫受职领命,翰林同僚较早获悉,进行了集体庆贺及饯行。而这一文学活动,由冯溥主持召集。王嗣槐序云“时文华殿大学士益都冯公东门账饮,首倡以宠其行;户部尚书真定梁公北馆骊歌,赠言而执其手”,可见当时情形。冯氏参与甚至左右了己未词科从动议、命题、开科到取士的全过程。其《佳山堂诗集》在付梓前由汪楫与曹禾、归允肃、徐嘉炎、王嗣槐、毛奇龄等诸鸿儒同校,汪辈皆以门人自谓。汪楫辞行南下,冯氏有赠诗四首,李枏《次益都阁师韵送汪舟次册封琉球》、陆隼《奉和益都先生送汪舟次检讨出使琉球》、方象瑛《和益都公韵送汪悔斋检讨奉使册封琉球国王》、高咏《送汪悔斋年兄奉使琉球四首和益都相公原韵》诸诗均和其韵而作,可见其时以冯氏为中心的京师文坛生态。

汪楫由己未词科晋身翰林,三年后领命出洋,赋诗赠行者与博学鸿词科有牵连者不在少数。除去被该科正式录用的,辞而不就、与试未录或因丁忧、迟至而未得与试者亦不乏其人。如汪懋麟、黄虞稷、王岱、高层云、毛际可、费密、夏骊、姜宸英等皆有诗文相赠。

(三)康熙时文人士大夫的琉球认知

王士禛作为部院大臣和主盟康熙诗坛的领袖,在汪楫行前赠诗六首。而据其自述,正副册封使汪、林二人“皆予门人”^②。又以国子祭酒身份促成琉球官生入学国子监,故其对琉球沿革及入贡、入学等事颇为熟悉。侍讲学士孙在丰在赠诗中提到“中山八景有送客桥、樵歌谷”,徐嘉炎文中涉及“昔者三姓分雄,今则一王合并”的历史变迁。大学士冯溥所谓“琉球国门曰‘那

^①毛奇龄:《制科杂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1册,第647页。

^②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三,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4册,齐鲁书社,2007年,第2895-2896页。

化门’”，实误，翰林院检讨吴任臣“琉球国门榜曰‘守礼之邦’”则符合史传及今存遗迹。《赠诗》中明确援引《通典》《一统志》《使琉球记》等文献者亦夥，甚至还提及《海南诸蕃行记》《奉使高丽图经》《安南使事纪略》，可见视域之广。他如周在浚诗中特别提到“其国近王宫有寺，藏经千卷，无五经，以杜律虞注为经”，反映了他对经典文献的关注。吴晋诗中言及天妃信仰，周而衍诗中提到琉球独特植物，皆可观异域风情。即使是隐居江南一隅的遗民吴嘉纪，也在赠诗中表现出了相当丰富的琉球认知。由其诗中“鼉鼉屿在琉球国西”“其俗妇人嚼米酿酒”等自注，可侧见当时文人对域外风俗的熟悉程度。

汪耀麟赠诗洋洋洒洒十二首，虚实相生，从衔命出都、荣归省亲、中山盛宴一直到归帆回航，叙事完整。耀麟并无亲赴琉球的经历，其敷衍而成长篇组诗，既要从事中汲取滋养，又直接获益于前代册封使相对充分的使录笔记。此次汪楫以翰林词臣充册封使，引为定例，其所开诗文钱行之风，洵为后世先导。嘉庆时册封使临行，“一时廷臣及四方士大夫赠诗，凡古近体二千馀首”^①。

由《赠言》所见诗文撰主分析，汪楫虽行经万里，而京师、江南作为文人荟萃与人文渊薮之地，所赠诗文涵盖全集的绝大部分，恰也折射出康熙时代南北两处诗歌高地创作与交流的盛况。《汇编》所采皆为刊本，而《赠言》江户写本所存诗文保留了创作原貌，相当一部分诗文未加润饰，为钱行当日即兴而作，其所反映出的历史场景更为客观真实。其中，博学鸿儒和遗民文人群体的书写态度，可见其时文坛风气之变。康熙二十年之际，清廷的文治政策已收效显著，当时朝野文人频繁互动的文学生态和宽松开放的政治生态也得以体现。藉由《赠言》，汪楫个人的交游情况得以集中展示，这为探究翰林册封使乃至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文学交际以及使节出行情况拓宽了门径。

诗文是其时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赠言》的揭出，有助于将数百年前的史实，“还原”成一个个生动具体的场景，有点有线有面，有相互往还；有助于将其连接成一个有机的系统网络，以使我们的观察更全面而透彻。

【作者简介】吴留营，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东亚汉文学。

^①陈康祺著，褚家伟、张文玲整理：《郎潜纪闻四笔》，中华书局，1990年，第4页。